

六臣注文选

六臣注文選

六臣註文選卷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晉

李斯

善曰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

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斯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畀斬咸

陽市也
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銑曰吏百官也昔者善無者字

穆公求士向曰士謂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

奚於宛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

繆公以客禮禮之又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鄆人

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

悅授之國政翰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

曰戎宛小國名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

於晉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郤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

言多思克難哉杜預曰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善無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曰秦用由

而字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翰曰產生也孝公用商鞅於

之法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

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

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善曰史記曰衛鞅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翰曰舉猶開也今

秦之治國因此而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

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

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

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

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

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

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良曰

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

上郡地名包九夷制鄢郢音偃東據成臯之險割

漢中蜀地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容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蓋秦

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

史記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銑曰包兼也

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昭王得范雎廢穰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

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

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

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闔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

注曰蠶食無餘也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

塞也言如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者穆公蠶之食葉此上

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

善曰負猶累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

弗善作

納疎

士而不

弗善作

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

善作隨

之

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

五臣作織息廉切

離

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

徒河

之鼓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

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

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

鯨皮可以冒鼓也

齊曰和氏寶則下和之此璧太阿劍名翠鳳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

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

之所生然後可五臣無可字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

馬馱决馱啼不實外廐善曰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獻廣雅曰馱馬屬

良曰犀角象牙也馱良馬名廐馬屋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

青不為采所五臣作可以飾後宮充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苑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

阿縞古老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曰說文曰珥瑱也徐廣

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于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

以別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而隨俗

傳璣飾珥珥璫也縞繒帛也出阿縣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

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冶美夫擊甕貢於扣善作

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

也善曰說文曰甕及甕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

也以節樂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善曰禮記

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

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
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
也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
也也韶虞舜樂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韶虞若是者

五臣無者字

何也快意之

善無之字

當前通

觀而已矣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

五臣作可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濟曰跨據也

臣聞地

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就其深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

以地無四方人

善作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

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奔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銑曰黔

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裹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資盜糧

者也

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

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臣五

作
答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鼻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

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齊注同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

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二輔黃圖曰未央有曲

臺殿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

所以一羣臣也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
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

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

叩函谷咸陽遂危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銑曰晚節

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何則向曰諛列郡不

相親萬室不相救也秦之政也今胡數涉北河

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

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

鳥下盡地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
馬盛揚塵於關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羣

車相屬轉粟流輸

去

千里不絕

善曰鄭玄禮注曰流猶行也

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何

則疆趙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

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于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六齊望於惠后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

疆也餘文同

六齊望於惠后

善曰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

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齊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郡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

王璧光為齊南王也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

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

得免此六王之心常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孟康

追然惠帝及高后城陽顧於盧博善曰城陽王

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

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

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

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

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三

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翰注同

淮南之心思墳墓

善曰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

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

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也濟曰文

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厲王三子

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言三子皆望墳墓

思其父見遷殺也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
忿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
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
乃可明也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爲吳也
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
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胡馬遂進窺於
邳鄆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善曰蘇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
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
越爲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
本記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
南郡銑曰邳鄆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
陽水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